

讀者參考

丛书

廣閱博覽

戰鬥在敵人心臟里的熊向暉

張友漁的傳奇生涯

朱與張學良歷史性的會見

宋、羅隆基在上海虹橋脫險記

靳秀汪國真其人其詩

學林出版社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熊向晖.....	3
张友渔的传奇生涯.....	13
将特异功能与艺术奇妙结合的 刘心宇.....	22

天 下 事

周恩来与张学良历史性的会见.....	23
张澜、罗隆基上海虹桥脱险记.....	31
杨乃武案的本来面目.....	37
破获“阿嵯耶金佛像”的前前后 后.....	41
洋姑娘嫁到黄土地.....	46

国 外 见 闻

丹麦是个安乐园.....	49
电脑城新加坡.....	52
宗教艺术圣地梵蒂冈.....	54
法国女子监狱见闻.....	56

社 会 透 视

从阅读热点看当代大学生心态.....	58
家庭教师透视.....	61
扑朔迷离的假案.....	67
性科学唤醒少年犯.....	71

名 人 轶 事

陈毅写诗挫黑田.....	76
老舍答催稿信.....	76
夏衍笑谈历史教训.....	77

纪晓岚作诗祝寿.....	77
蒲松龄咏针调独眼.....	77
王守仁《哭象棋诗》.....	78
苏东坡对诗.....	78
马克·吐温的声明.....	78
林肯的竞选演说.....	78
但丁赴宴.....	79
“乞丐”狄更斯.....	79
契诃夫改稿.....	80
马克·吐温的诙谐.....	80
欧·亨利在狱中写小说.....	80
托尔斯泰的反省.....	80
济慈的《夜莺颂》.....	81

作家与作品

诗坛新秀汪国真其人其诗.....	81
於梨华的写作世界.....	88
《撒旦的诗篇》作者近况.....	91

新 见 解

“七七事变”的提法不科学.....	92
孔子天命观和神鬼论新探.....	94
社会生产力≠生产力.....	95
晚清文学革命运动不应否定.....	96
审美趣味的性质新论.....	96
《孔雀东南飞》悲剧根源新说.....	97
孙悟空原型新解.....	97

新 考 证

毛泽东的名字及其来历考.....	98
斯大林并没有参与杀害基洛夫.....	99

关于一首诗的辨正.....	100
《西行漫记》附照的一处失误.....	100
“火烧赵家楼”辨正.....	101
袁世凯称帝是谁的主意.....	101
高力士的真面目.....	102
“刘备招亲”的历史真相.....	102
“木牛流马”并非诸葛亮发明.....	103
陈胜、吴广起义并非第一次农	

民起义.....	104
秦始皇仍在地下“安眠”.....	104
广饶县系孙子故里.....	105
“叶公”确有其人.....	105
姜太公的名并不是“望”.....	106

新发现

中共“一大”文献在美国发现.....	106
新发现毛泽东的一首古风.....	108
老舍早年习作在京发现.....	108
马克·吐温佚稿被发现.....	109
神农架新发现神话珍本.....	109
徐福故里在赣县被发现.....	110
河北出土罕见古墓.....	111

西藏发现史前文明古迹.....	111
永清县发现宋代古战道.....	112
巴西发现食肉类恐龙化石.....	112
苏联发现未变质的恐龙蛋.....	113
哈勃望远镜发现成群飞碟飞向地球.....	113

社交知识

说说交谈技巧.....	114
公关中的“暗示术”.....	115
语言交际中的示错艺术.....	116
委婉语怎样运用才得体.....	118
善意的谎言也很美.....	119
交际中的性效应.....	121
一种带刺的表达方式——反唇相讥.....	123
学会抱怨.....	124
社交中的目光接触.....	125
中外手势语言.....	126
脸部表情是一种“世界语”.....	127
礼貌谦词十种.....	128
社交中的“次序”.....	128

欢迎邮购《万事由来小百科》

《万事由来小百科》是学林出版社继《文艺小百科》之后又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型百科全书。该书从烟波浩瀚的知识海洋中采英撷华选编而成，内容丰富多彩。比如，您想知道我国国旗、国徽、国歌的来历，联合国名称的由来，为什么要开圆桌会议，纳粹党标记“卐”是什么意思，“\$”的含义是什么，邮票为什么要打齿孔，理发店的标记用意是什么，“喜”为什么又写成“囍”，“+、-、×、÷、=”是怎样产生的，等等，只要翻阅一下这本书，就可以了然于心了。

该书已于最近出版，共32万字，系贴塑软精装，每本4.90元。读者可在当地新华书店购买，也可向学林出版社读者服务部邮购，每本另加邮资费5角。地址：上海永嘉路19弄8号。邮政编码：200020。

人 物 春 秋

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熊向晖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熊向晖的长篇回忆文章《地下12年与周恩来》，披露了他接受党的委派担任胡宗南机要秘书时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读来十分感人。现将有关章节选摘如下，标题为编者所加。

到胡宗南部“服务”

我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入党。1937年6月放暑假时，清华党的负责人蒋南翔嘱我回家探亲，相机了解社会动态。我到武昌家中不久，“七七”事变爆发，同南翔失去联系。后见报载，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11月1日在长沙开学。我前往报到，但未遇见相识的党员。南京沦陷后，清华女同学郭见恩同我接上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她说，上级指定我不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并让我在该团路过武汉时，到八路军办事处找蒋南翔。胡宗南自江苏前线来电欢迎，还派来一位姓陈的亲信当指导员。

到达武汉以后，胡宗南分三批接见服务团人员。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唐西园让大家按名单顺序坐好，然后引来一位带中将领章的军官说，“这就是胡先生。”

没想到胡宗南竟是一个矮子。他表情矜持，显得有点做作。他手持名册，依次点名，不论男女都称“先生”。按事先规定的军礼，被点名的人都得站起来，说声“有”。他是在“察言观色”。我发现他对前几人提出的问题不尽相同，但都问一句“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萌生一个念头，想使这个“有点奇怪”的人感到奇怪。当胡宗南点到我的名字时，我故意违例，坐而不立，只举起右手，说声“我就是。”胡瞪眼瞧着我，问：贵庚？我说：再过3个月零4天满19周岁。他问：熊先生为什么到本军来？我说：参加革命。胡宗南一怔，问：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我说：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就是“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胡似笑非笑，问：怎样才是革命？我说：中山

先生最初提出的革命任务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现在，“驱逐鞑虏”就要抗日，抗日就是革命。他问：“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的算什么？”我说：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我话音刚落，胡突然加快语气，紧接着问：“对反革命怎么办？”我脱口而出：“杀。”胡盯着我看了一会，在名册上划了什么。

吃完晚饭，唐副官来接我，说胡约我去个别谈话。我问：还找了什么人？他说，只找你。他告诉我：胡在每个人的名字上都划了圈，大多数划一个圈，少数划两个圈，至多三个圈，“惟独在熊先生的名字上划了四个圈”。

个别谈话时，胡表情不再矜持，先漫谈，问我的学业，说我“十七岁进大学了不起”。然后用轻描淡写的方式，对我进行政治盘查。他问：北平学生为何“闹学潮”，反政府？我说，不是“学潮”，是学生爱国运动。我参加的爱国运动不是反政府，而是拥护政府反对日寇侵略，反对华北自治。他问：北平学生建立了什么组织？对此，我提到民先。胡又问：为何取名“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我说，不是我起的名，但我记得中山先生讲过，民族主义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中国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胡面露喜色，说我对“总理遗教”有研究。

胡同我握手，转而问我家庭情况。我说，我家祖籍安徽，现住武昌，家父在湖北高等法院任庭长。他说：“明天中午我派唐副官坐车去府上，专程请令尊来便餐，请转达令尊，务必光临。”

父亲本来反对我弃学从军，他应邀同胡宗南餐叙后改变了态度。他告诉我：“胡军长对你很器重，夸你少年英俊，才识超群。一定把你培养成栋梁之才。”

周恩来下闲棋，布冷子

我从武昌乘渡轮到汉口，找到八路军办事处。恰好是清华同学于光远值班。蒋南翔不在，董必武同志接见我。我向董老汇报上述情况。董老高兴地说，这似乎都是巧合，其实基本上符合周恩来同志的预想。恩来因事外出，半夜才能回，你不必等，不要再来这里，我把恩来的意见详细告诉你。恩来说，谈一次，要管几年。

董老说，恩来听说长沙组织去胡宗南部的服务团，立即要蒋南翔推荐一位秘密党员报名参加。针对胡的特点，恩来提出几条，要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较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知识面较广，记忆力较强，看过一些介绍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书籍和孙中山的著作，肯动脑子，比较细心，能随机应变。

南翔推荐了你。恩来和我听了南翔的介绍，认为合适。胡宗南一见面就对你产生好印象，证明恩来的设想完全正确。

董老说，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现阶段的大局、全局。至于我们这一愿望能否实现？蒋介石、胡宗南在抗战中会不会反共？还难以断言。恩来经验丰富，主张未雨绸缪，后发制人，先走一步，现在就着手下闲棋，布冷子。据南翔介绍，你的主要缺点是比较骄傲、性情急躁。你应努力克服。与此相关，恩来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找党。现只恩来、南翔和我知道你负有特殊任务。第二，隐蔽党员身份，不发展党员，不参与服务团的领导工作，保持不左不右、爱国进步的政治面目，准备参加国民党，要领会中央宣言中提出的“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第三，在国民党里，对人可以略骄，宁亢勿卑，卑就被人轻视，难以有所作为，但也不宜过亢。

董老说，你已初步取得胡宗南的信任，有了较好的开端，但不要设想一帆风顺。你去的地方可能变成龙潭虎穴。恩来和我送你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1938年2月，服务团从武汉转往陕西凤翔。胡宗南所属部队在这一带补充整训。我则保持不左不右的面目，这些都为胡宗南派来的政工人员所注意。这年5月初，胡宗南从西安到凤翔，约我单独谈话，他说，“你是一棵幼松，我要把你培养成材，首先要你做革命军人，成为黄埔大家庭的一员。”他让我次晨离开服务团，和他同车去西安，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学习。这样，我就成了“革命军人”和“黄埔大家庭的一员”，并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如此这般，我就成了胡宗南的亲信助手——侍从副官、机要秘书。除处理文电和日常事务外，还有一项被胡认为别人不能代替的工作——为他起草讲话稿。

1941年夏，王石坚从延安到西安长住，在西安找到合法职业，建秘密电台。我不定期地同石坚交谈。作为周恩来两年半前下的闲棋，布的冷子，我已不闲不冷，因为胡宗南已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我的“特殊任务”也随之明确，那就是：搞情报。

周恩来同我密谈

有一天，周恩来领我到七贤庄里院东侧一屋，关上门，再次紧握我手，说：“这几年，你辛苦了。”我禁不住流泪。他柔声说，“要忍住。”我懂得这一双关语。周看看手表，说，有些事要问你，不能超过一刻钟。

周问：蒋、胡会不会进攻边区？

我说：要看全局。1939年蒋让胡移驻西安，驻守大西北，给他十六字战略方针：“东御日寇，北制共匪，西防苏俄，内慑回马。”重轻次序是东、北、西、内。蒋胡早想侵占边区，但因既要“东御”，又要“内慑”，无力北进，又怕我“政治南下”或“军事南下”，对“北”方针在于“制”，力图在西北将我限制在蒋划定的边区范围之内。这次蒋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想改“制”为“剿”，但不敢明目张胆，命胡偷袭闪击，计划已定，大部队尚未就位，朱总发电揭露。“日寇渔利”、“妨碍盟邦”两句击中要害，蒋胡只好收兵、否认。这次搞不成，以后更困难，不是不想，是力所不及，势所不能，方针仍会回到“制”。但蒋胡扬言囊形地带是越界，是威胁，还会继续侵扰，认为不致引起风险。

周问：胡反共坚决不坚决？

我说：我一度认为胡可能成为“夏伯阳”，这是幻想。但他也有另一面，你1936年9月1日给他的信，他珍藏，给我看过，对“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很感慨；他反对降日，痛恨汪精卫之流，仍常函候张学良。日、美开战后，他请求过反攻，蒋未准。去年中央通过王世英邀他访延安，他很想去协调一些关系，蒋不准。这次蒋命他闪击边区，虽事机败露，他也可蛮干，但他权衡利害，主动请蒋准予罢兵。他的两面性很明显，既想抗日，又要反共。根据形势和所负任务，他在军事上仍将把“东御日寇”放在第一位，“北制共匪”放在第二位。

周问：你在安全方面有没有漏洞？

我说，胡的特务头子曾给我看一匿名信，信里说我是“匪谍”，我当场拍了桌子，发问他是何用意，指责他对我玩特务手段，我要向胡辞职，他劝阻，说他是好意，是想使我知道有人诬陷我，希我提防。

对这类情况我都以攻为守。胡多疑，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胡常出人不意，轻车减从，微服出巡。一次他去西峡口会汤恩伯，只带两人，中途夜宿村塾，无意中发现我独自通宵警戒，给他难忘印象，他对我深信不疑。我至今有惊无险。如遇险，我能自持。

周恩来看看手表，说，你身在虎穴，岗位重要，我只提几句：对党要忠诚，对敌要狡猾；有所为，有所不为；抓大不抓小，注意战略动向，主要着眼保卫党中央。

我密告蒋、胡进攻延安计划

胡宗南外出，我倒锁房门，细阅攻略延安方案抄件。共十五个旅，总

兵力十四万余。发起进攻时间为3月10日拂晓。发起进攻前一日起，调集上海、徐州飞机九十四架，分批轰炸延安地区，一部监视黄河各渡口。右兵团依左兵团协力，以闪击行动迅速夺取延安，并会同左兵团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共军主力。

我细阅后记在脑中，将抄件焚毁，余烬投入抽水马桶冲掉。

我找盛文“聊天”。我问他，这次进攻延安，计划周密，我看很快会成功，为什么胡先生让我推迟3个月再出国，难道这一仗要打这么久？

盛文苦笑一下，说，胡先生前天到南京，始知总裁意图，临时同国防部商讨攻略延安方案，昨晚总裁核准后，才电告西安薛副参谋长调集部队。现整一军在陕只有一个旅，其余均在山西，整二十九军正在陇东同共军作战。总裁规定在四国外长莫斯科会议开始时的3月10日发起进攻，参战部队在9天之内开到指定地点集结，困难虽多，尚可克服。总裁规定这次行动的战略任务是迅速夺取延安，于延安附近包围歼灭陕北共军主力。但共军惯于运动战、游击战，如陕北共军不以主力守延安，要完成歼灭的任务不是短期的事，三个月能否办到，还很难说。

3月3日上午，我随胡宗南、盛文坐专机回到西安。当晚到王石坚家。我去看他时，他极为惊奇。我详细告以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及有关情况。我还告他，胡为了保密，决定待部队集结完毕后再下达作战命令，他的军、师、旅长现在还蒙在鼓里。王说，这些情况非常重要，他即报延安。

3月7日，我又找王石坚，告以蒋密电胡，进攻日期推迟3天，但仍命胡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迅速夺取延安，歼灭陕北共军主力。王石坚说，延安来电，已将胡进攻延安作战计划呈报毛主席、周副主席，认为很及时、很得用。我说，可惜我明日须随胡宗南去洛川，无法续供情报。王说，主要的战略情况已搞清，细节会由别人查，想不到你会回来，取得意外收获。我说，我也想不到我会回来，胡宗南更想不到他会通过我再一次向我党中央“送礼”。

3月8日晚，胡宗南秘密离开西安，先乘火车专列到铜官（今铜川），他和我及一名卫士都换上普通士兵的灰布棉军服，于晨光熹微时，转乘吉普车去洛川。

我先已查明延安电台新闻广播时间。9日到洛川后，我按时打开收音机，同胡一起收听延安电台新闻广播。这次广播的内容是3月8日下午4时“延安各界保卫边区、保卫延安动员大会”的新闻。广播称，到会群众共约万余人，林伯渠致开会词，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相继讲话，邓颖超代表妇女界讲话，在通过大会通电后，高呼口号散会。

派胡宗南的机要交通员送情报

3月10日晚10时，胡宗南在洛川中心小学礼堂召集整一军及整二十九军的军、师、旅长开会，先举行“布达式”，任裴昌会为“前进指挥所”主任，薛敏泉为参谋长，王超凡为政治部主任，汪承钊为参谋处长，……任我为机要秘书。布达毕，胡宗南指授蒋介石核准的攻略延安方案，下达作战令，命各军、师、旅并转命所属团、营、连于3月13日晚6时前就攻击准备位置，14日拂晓攻击前进。

胡多次约见从南京专程到洛川的保密局研究室主任魏大铭，他带来美国最新侦测无线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及操作人员，编为一个分队，配属给胡宗南。连日侦测共区，发现山西兴县无线电台最多，由此判定中共首脑部在兴县。但对电波弱的电台不易侦测，该分队将积极工作，力求判明陕北共军各级指挥部的位置。

上述新的情况很重要，关系中央安危，但我不能去西安面告王石坚，我从来没有也从不需要密写、密码、缩影之类的技术手段，这些情况又不能用暗语，只得违反秘密工作常例，白纸黑字写在纸上，封入信封，上写玉石坚代名，另写一信给潘裕然，请他对附信勿拆，迅交。然后一并装进第一战区司令部专用信封，封好后，上写西安西大街“研究书店”潘裕然经理亲收。

人们知道，“研究书店”的后台是陈忠经，潘裕然是服务团旧友，受过胡宗南的政治“培训”，在西安三青团等政治机关工作过，以文职人员获上校军衔，与王石坚有自然联系，我同他们很熟，他们对我交办事项一向奉命唯谨，我面囑亲交潘裕然并索收条。虽知也有风险，中间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掉脑袋，但这是我能采取的唯一办法。以后我又多次采取这一办法，结果，潘不负所望，完成任务。

胡宗南“解放延安”的喜与忧

3月19日晨7时许，裴昌会电话告我，整一六七旅攻占延安宝塔山，要我告胡宗南并问是否即向蒋介石报捷，胡答，不。8时许，整九十师到达延安市郊，胡仍不向蒋报捷。我很奇怪。10时左右，整一旅进入延安。胡闻讯大乐，亲自拟电给蒋，说整一师之整一旅率先夺取延安。电发后，我问胡，这是何故？胡哈哈大笑，说这是为整一旅恢复名誉。我才想起，去年整一旅在晋南进攻解放军时被歼，旅长被俘，胡认为是奇耻大辱。

更使胡宗南哈哈大笑的是，他接到蒋介石“手启寅马府机电”。内称：“延安如期收复，为党为国雪21年之耻辱，得以略慰矣。吾弟苦心努力，赤忱忠勇，天自有以报之也。时阅捷报，无任欣慰。各官兵之有功及死伤者应速详报。至对延安秩序，应速予恢复，特别注意其原有残余及来归民众与俘虏之组训慰藉，能使之对共匪压迫欺骗之禽兽行为，尽情暴露与彻底觉悟。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届时使之有所表现，总使共匪之虚伪宣传完全暴露也。最好对其所有制度，地方组织，暂维其旧，而使就地民众能自动革除，故于民众之救护与领导，必须尽其全力，俾其领略中央实为其解放之救星也。”

胡宗南认为，这体现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但“七分政治”又使他忧心，“十日后，中外记者必来延安参观”，怎么应付？

胡更为忧心的是，我送他看了新华社20日电，发报地点仍说是“延安”，并称中共中央仍留陕北。电文中说，“卖国贼蒋介石进攻民主圣地延安，经我陕甘宁边区军民坚强抗击，予以重大杀伤，19日我人民解放军以任务已达，撤出延安”。“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完好无损，并且仍留陕北指导全国的爱国自卫战争。”

胡宗南看后忧心，我看后高兴。我想可能胡宗南有一点是料对了，——“周恩来将军”在指挥作战。

延安易手后的轶闻要事

号称“西北王”的胡宗南和我一直穿普通士兵灰布棉军服。3月24日凌晨，胡宗南由我及一卫士陪同，乘吉普车北驶，近午到延安。这是他和我都久已向往的地方。他选定在边区银行窑洞居住、办公。我在这里住了不足两月，经历了以下的轶闻要事：

（一）胡宗南到延安当天，王超凡报告接待中外记者准备工作情况。他说，为显示众多共军被击毙，已造了一些假坟，立了一些真碑。但被俘共军人数少，包括伤兵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思想顽固。为此已商城防部队整二十七师选调几百名官兵，穿杂色服装，冒充共军俘虏，经几天训练，可应付记者提问。胡宗南说，接待记者工作要做好，他不赞成弄虚作假，但为了革命，不得已而为之。凡事要有重点，作假也要有重点。他要王超凡选两个人装成被俘的共军团长，选一个人装成旅长，要装得像，这是重点，先做好准备，他将亲自查问。

（二）3月25日晨，胡要我带一名先遣人员引导，陪他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的原住处，先后看了王家坪、杨家岭、枣园。他看得很细。

在枣园毛泽东住过的窑洞桌屉里，发现一张纸条，写着：“胡宗南到延安，势成骑虎。进又不能进，退又退不得。奈何！奈何！”他看后哈哈大笑——这是他的习惯。合乎他心意的，他哈哈大笑，道出他心病的，他也哈哈大笑。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哈哈大笑。就在这一天，他的精锐部队整三十一旅在青化砭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他命知情者保密，不外传，不上报。

（三）南京来电，中外记者团五十五人，代表国内外报馆通讯社39家，由沈昌焕带队，定于4月4日坐飞机到延安。接电后，胡宗南立刻偕我对王超凡负责的接待准备工作进行重点检查，查问冒充的被俘共军旅长。王超凡用了心思，选一个在“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受过训练、会演戏的湖南人扮演。这人一见胡宗南，立正、敬礼、弯腰。胡问其姓名、职务，他按王超凡的编造一一回答。问了几句，胡不耐烦，把王带到边区银行，批评他不懂革命，说他选的这人像绵羊，满口国民党腔调，一问就露出马脚，根本不像共产党，更不像共产党的旅长。共产党的旅长态度应该强硬，讲话要骂娘。王超凡很委屈，说胡先生早有指示，不要骂娘。胡宗南说：不是要他骂他们，是要他骂我们，骂的越凶才越像，越往上骂才越像。胡宗南说王超凡不在行，要我去导演。

我把王超凡领到我住的窑洞，对他说，胡先生指示的关键是，越往上骂才越像。他不好说透，意思就是骂国民党，骂总裁。要我导演，有个条件，此事你知，我知，那个“旅长”知，传出去对胡先生不利，对革命不利。你同意，我才干。他说，行，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我和王超凡找到那个“旅长”，告诉他，胡先生对你的表现不满意，你在西安一定听过胡先生的精神讲话，“被俘不屈”，“宁死不投降”。你演过戏，要合乎共军旅长的身份，态度要强硬，姓名、职务不要自己讲，不要有问必答，要用共产党的语气，把总裁叫做蒋介石，骂蒋介石是卖国贼，骂国民党是刮民党。他说，他不敢。王超凡让他听话，现在就按旅长标准开伙食，做得好，升他的官，但若说出是谁布置的，就砍他的头。我又交代几句，让他装上胡子，并要王超凡安排他在一间较暗的屋子里见记者。读者看到这里，也许认为是我虚构，那就请你往下看，下面是《中央日报》记者龚选舞在延安采访的两段报道：

“屋子里住的是中共一个旅的副司令员，胖胖的，腮下黑黑的，是20天来没有‘清算’过的胡子。他不愿讲话，讲起话来却是一大堆硬派的名词：‘斗争’‘消灭国民党军’‘你们阵地战，我们就运动战’，‘你打进我们延安，我们也可以打下你们西安’。当记者向他透露瓦窑堡已被国军克服的消息时，仍是摇头喷鼻，表示不相信这是事实。”（《中央日报》1947年4月13日《陕北行》）

(四) 中外记者团途经西安时，胡宗南命留守西安的盛文陪到延安，盛文带来蒋介石颁给“解放”延安有功将领的勋章，胡宗南获二等大绶云麾勋章，裴昌会、盛文、薛敏泉、董钊、刘戡及有功师、旅、团长分获三、四等云麾勋章或一、二、三等干城勋章。胡宗南命盛文主持，在延安机场举行阅兵典礼，在边区政府礼堂讲述占领延安作战经过，并答记者问。胡本人接见了沈昌焕和《大公报》记者周榆瑞。4月14日，热闹气氛未散，胡部整一三五旅在羊马河被歼，代旅长被俘。幸亏新华社留情，在中外记者团离开延安后才发出消息。

(五) 经过两次惨败，盛文建议放弃延安。胡宗南认为这一步走得太远，对国内外观瞻影响太大，蒋介石不会同意。经反复商量，胡宗南筹划了一个方案，借口陕北地形复杂，部队不易展开，又不能就地取粮，后方补给艰难，而共军时聚时散，不知其主力所在，难以导其围歼，为此准备以主力守延安。这时已是4月底，筱华此时已到西安，住王石坚家里。考虑到王石坚的具体情况，我仍通过潘裕然转信给他，告以胡企图不再分兵出击，而想龟缩延安，并简告当前胡军动向。

(六) 5月4日，胡宗南的整一六七旅又在蟠龙镇被歼，旅长李昆岗被俘。5月2日新华社播发题为“评蟠龙胡军被歼”社论，社论很长，这里只引其中的一段顺口溜：“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下蟠龙去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像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七) 5月14日晚，军事谍报头目刘庆增派人送来一份特急件。这是一份情报，说，5月14日，周恩来在真武洞公开露面，出席陕甘宁边区军民庆祝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大会。会上，周恩来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从撤出延安后，一直在陕北与边区军民共同奋斗。我打电话问刘庆增，这是真的吗？他说，千真万确。我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一重要情报告诉胡宗南，他反而比我平静，没有提问题，没有谈意见，一声不响，只是两只眼睛好像失去了光彩。

5月20日；胡宗南对我说，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事，你还是去美国吧，明天一早就走。行前我向他告辞，他伸出手来同我握一下，什么也没说。

胡宗南垮了，蒋介石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把他推上老虎背，周恩来参与领导的军事进攻打垮了他的兵，周恩来直接领导的政治进攻打垮了他的心。此后我再未见到他。

1947年6月我去南京，7月筱华送我到上海乘船去美。事先与王石坚商定，筱华在南京母家分娩后，即去西安掩护他。

我先入美国密西根大学，旋得俄亥俄州大学奖学金，转入该校攻读硕

士学位。我在美国没有“特殊任务”，只是顺便为王石坚主办的《新秦日报》写“旅美通讯”。

周恩来向张治中“公开一个秘密”

1949年南京解放。我取得硕士学位后，经唐明照介绍，在纽约一家华侨餐馆做了几个月的打杂工，这时已攒够了路费，可以回国了。

回到北京的第二天，一位不认识的英俊青年来找我，说他叫罗青长。罗安排我住弓弦胡同19号。这本是戴笠的公馆。

7月间的一天，罗青长领我去见周恩来副主席。周副主席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

周副主席谈到，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事先得到情报，中央作了准备。他还说，得知蒋胡军有了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即下令中央的电台停止工作三天，并通知各野战军在作战前部署期间以及在作战中，不用无线电传达，改用小电台拍至大电台代转，以便迷惑敌人。在得知胡宗南打算固守延安，不再分兵出击的情报后，毛主席同意他到真武洞公开出席祝捷大会，公开宣布毛主席、党中央还在陕北，以此拴住胡宗南，牵着他的鼻子走。

周恩来说，西安的情报工作做得很成功，你作了努力。罗青长说，还有陈忠经、申健，一共三个人。周恩来说，在我们党的情报工作中，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可以说是“前三杰”，你们三人，可以说是“后三杰”，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都为保卫党中央做了贡献。

1949年11月5日，我收到一份请柬：

“国历11月6日(星期日)中午12时半洁樽候叙

周恩来谨订

座设中南海勤政殿”

由于我和司机不识路，到勤政殿晚了几分钟，我正想向周总理解释，总理却指着客人说，“都认识吧？”我一看，客人是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当局原派的和谈代表。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总理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客人们似乎有些茫然。

席间，总理说，今天我向大家“公开一个秘密”。总理指指我，说，他是1936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客人们顿时大为惊讶。刘斐原是国防部次长，他说，真想不到！难怪胡宗南老打败仗。总理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张治中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介石的特务如

狼似虎，胡作非为，花天酒地，哪有像熊老弟这样的人？总理说，我们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国民党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周总理说，今天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说清楚，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是要他帮助胡宗南抗日。当时我们诚心诚意想同国民党合作抗日，中共中央还决定不在国民党机关、部队里建立党组织。可是蒋介石硬是要反共，我们不能不自卫，我们就交给他自卫的任务。

总理又指指我说，今天向你们公开这个秘密，还有一层意思：以后要他在外交方面做些事情。你们都是熟人，先给你们打个招呼，免得误会。

从此，我正式从“地下”转到“地上”，在周恩来的指引和领导下，踏上新的征途。

张友渔的传奇生涯

张友渔原名张象鼎，是山西省灵石县人。他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他5岁跟着父亲念书，12岁当上了私塾先生。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当选为山西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还和当时叫潘敬业的张磐石等人，办了刊物《共鸣》。1923年，他到北京考上国立法政大学，以给报纸投稿的稿酬维持大学生的生活。

1927年6月，由秘密共产党员盛志权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地下市委书记

10月里的一天，中共秘密组织派人来通知张象鼎，让他参加中共北京市委的重建工作，去北京饭店会见一个叫马骏的人。马骏，张象鼎仰慕他已经很久了，他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张象鼎来到北京饭店，和他见面的却是个头戴瓜皮帽，身穿绸袍马褂的人。张象鼎十分惊讶：这分明是个商人，绝不是叱咤风云的学生领袖！张象鼎一时不敢上前相认，以为敌人知道了他们的约会而来下手了。这个人却笑着上前和张象鼎握手。他就是马骏，刚从苏联回来，装扮成大商人住在北京饭店。后来，张象鼎又去北京饭店和马骏谈过几次。有一次，在马骏屋里见到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性。她叫韩桂琴，和马骏是吉林省宁安县同乡兼亲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法政大学的学生，年级比张象鼎低。这时，张象鼎不会想到，这个女性以后会闯进自己的生活。秘密的中共北京市委又建立起来了。市委书记是谭啸云，又叫张啸云；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是马骏；宣传

部长是吴南湖，秘书长是张象鼎。市委还有两个人，一个叫尹如山，负责工农运动方面工作；另一个叫许锡仁，负责学生工作。

鹅毛大雪覆盖了北京城。街上行人稀少。许锡仁去西郊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联系工作，被侦缉队的人注意上了。傍晚，他回来时，只顾把脖子缩在厚厚的围巾里，低头赶路。走到西直门时，突然上来几个人拦住他，把他抓到侦缉队。许锡仁害怕被杀头，很快就叛变了，供出了中共北京地下市委成员的住址。

危险已经临头！张象鼎等人还一无所知，仍和往常一样工作着。马骏以为许锡仁大雪天路难行，住在燕京或清华大学深入开展工作去了。他已约定秘密共产党员、法政大学女学生韩桂琴来谈话，准备安排她任中共北京市委妇女部长。韩桂琴和同乡女同学赵连芳结伴而来。当晚，她俩住在北京市委。拂晓时，忽听一阵乒乒乓乓的砸门声，张作霖政府的侦缉队员已经荷枪实弹地破门而入了。“五四”运动后，军阀政府军警中不少人已认得马骏，他们冲进马骏的房间，连问也不问，上去就把马骏抓了起来。一个侦缉队员在另一间屋里发现了韩桂琴和赵连芳。韩、赵都很年轻，这个侦缉队员报告他的头目说：“这里有两个女孩子！”已被戴上手铐且被敌人揪住了的马骏，已没有行动自由，立刻大声说：“她俩是我的同乡、亲戚，昨晚我们一道去看电影，晚了，她们回不去学校，在这里住下。什么事和她们没有关系。”韩桂琴两人隔着屋子清清楚楚地听到了马骏的话。她们明白，这是马骏在教她们如何回答敌人。侦缉队员不由分说把她俩也一起抓走了。

张象鼎这天仍旧早早地来到吉祥胡同的秘密办公处，想起来今天应当去《国民晚报》馆向陈显文再交代一个办报的事情。当他走过宣武门，快到《国民晚报》馆时，等候在《国民晚报》馆门前的几个侦缉队便衣走上前来将他抓捕，投入一辆警车里。

侦缉队来提审他了。在院子里，突然看见马骏从审讯室被押出来，他高傲地昂着头，走向另一间囚房。他明白了，市委其他同志也被捕了。马骏也看见了他，两人相互看了一眼。只这一眼，两人都得到比任何语言都有力的鼓励、信任、关怀。张象鼎走进审讯室时，冷静地用眼光扫了一下全屋，又意外地发现墙根下站着一年轻女性，竟是在北京饭店和马骏谈话时见到的韩桂琴。她怎么也被捕了？张象鼎被押进来，韩桂琴也立刻认出这是在北京饭店马骏介绍过的张象鼎，不由吃了一惊，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市委组织已经全被破坏。她静静地站在那里，装作不注意，实际很紧张地观察着张象鼎。张象鼎进来时看了她一眼，可是没露声色，一直面朝审讯他的人，用他那浓重的山西口音，镇定地回答审问。他说，他是国立

法政大学学生，为了生活挤时间做事，在《国民晚报》编编报，不是共产党员，没参加什么党派活动……审讯他的人突然用手指了下韩桂琴，问他认识不认识旁边这位小姐。他转过头看了看韩桂琴，平静而清楚地回答：“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审讯接着进行。韩桂琴站在那里，一边仔细地听着，一边观察着张象鼎。这个二十多岁的青年，黑黑的浓发梳成分头，皮肤白晰，脸上有些麻子，两眼坚定有神，瘦削的身材偏高，衣着极为朴素，一件深灰色的布料棉袍，棉袍下摆露出粗劣料子的西服裤，脚上一双旧的黑布鞋。她在北京饭店见到这个人时，感到这个人其貌不扬，谈吐一般，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现在，在敌人的审讯下，她突然发现这个人有与众不同的光彩。她不由对他产生了一种敬佩与好感。

在监狱里，中共北京市委的几个人进行着坚决的斗争。谭啸云受了重刑也没承认自己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马骏是受刑最重的。在被审讯的过程中，他不但弄清楚市委的同志基本被捕，也估计到问题出在许锡仁身上。他知道许锡仁对市委的核心情况并不清楚。平时自己管市委日常工作多一些，许锡仁是会把自已当市委书记的。马骏不忍心同志们都在监狱里受煎熬，将错就错，作假供词，“承认”自己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敌人果然把他当成了共产党在北京最大的头头，结果马骏被处以死刑。

马骏以自己的鲜血换取了同志们的生命。谭啸云等陆续保释出狱了。张象鼎由山西同乡会通过财政总长董士恩出面保释，于3月间出狱。

在敌人心里

张象鼎出狱后到了天津。在狱中丢掉了中共组织关系，他急于接上，心中焦急苦闷。马骏的英勇牺牲带给他的悲痛总是沉重地压在心底。这时，他得悉弟弟张彝鼎在美国参加了国民党，回国后，当了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张象鼎为兄弟两人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感叹不已。父亲原给他起名象鼎，字“有仪”。兄弟俩离开老家去太原时，他决心好好照顾弟弟，把“有仪”改为谐音的“友彝”，以明心志。现在，他拿起毛笔把彝字圈掉，改为音相近的“渔”，决心改名“友渔”，以志宁可过钓鱼、打柴人的清贫生活，也不到反动政府的名利场当过客。从此，他把张友渔这个名字沿用下来。

张友渔到了天津。在积极寻找中共组织关系的同时，他要为自己奔波到一个合法的公开身份，在京津通讯社当了编辑。不久，又被迫离开。当时，天津的汉文《泰晤士报》老板熊少豪想再出一张《泰晤士晚报》，正在物色晚报的总编辑，立刻把张友渔请来任《泰晤士晚报》总编辑。《泰晤士报》馆址在法租界，军阀政府不能管租界里的事。张友渔可以在《泰晤士晚报》上

任意发表军阀不爱看的文章。越登军阀不爱看的北伐进军的消息,《泰晤士晚报》的社会地位越高。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车站被日本人炸死的消息,日本向中国人封锁。张友渔从日本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立即翻译出来,在《泰晤士晚报》上以显著位置、大字标题登了出来,轰动整个天津。《泰晤士晚报》名声大振,销路大增。张友渔在天津市新闻界也名声大扬。

这时,张友渔经过几个月的奔波等待,终于在1923年6月里接上了中共组织关系。在中共北方局军委领导下,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掩护、救助共产党员的工作。

就在张友渔精神振奋地忙于中共地下工作的时候,在北京,有一个人却在为思念他、寻找他而苦闷惆怅,她就是韩桂琴。自从在那次审讯中见到张象鼎之后,这个山西青年的身影,总在韩桂琴心中浮现,他那浓厚的山西口音,也总在她耳边萦绕。她对张象鼎产生了一种自己也解释不清的柔情。但她一直不知道张象鼎出狱以后的情况。有一天,她遇到了马骏的弟弟马骥。两人悲伤地怀念起马骏,又逐个谈起那次被捕的几个人。韩桂琴像是喃喃自语:“不知张象鼎到哪里去了?”马骥说:“在天津。”韩桂琴眼睛一亮:“在天津?”马骥说:“你不知道吗?他改名张友渔了,渔翁的渔。在天津新闻界还挺出名呢!眼下他是《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马骥这几句话,重重地落在韩桂琴心上。她的心激动地跳快了;终于知道张象鼎的下落了!马骥还不明白,她怎么突然两眼放出一种奇异的光彩,脸上出现了一种情不自禁的笑容。韩桂琴在心里默默地反复念着“《泰晤士晚报》总编辑张友渔!”她果断地决定:要尽快和他联系上。

韩桂琴勇敢地给张友渔发出第一封信。两人开始了书信往还。张友渔先是不敢相信,像她那样漂亮、活泼,年轻的女大学生会喜欢上自己。他一直认为自己既丑又穷,既不会交际又不会讨人喜欢。可是,他从她的来信中,又明确地感到她是喜欢自己的。事也凑巧,不久,张友渔成为韩桂琴中共组织上的联系人。又不久,在北平和天津的中共军委的党员共同办了一个刊物——《人言周刊》,在北平编辑,在天津出版。张友渔和韩桂琴都参加了这一工作。两人之间的情谊越来越深了。夏日的一天,他工作完毕回到住所,惊喜地发现韩桂琴正站在房间的门口等候着他。她勇敢地看望他来了!

在天津,也有一个人在找张友渔,他就是天津市市长南桂馨。这时的天津市已在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内。他来天津市当市长后,认为在新闻界方面阎锡山的力量还不够强,山西派的报纸在天津市影响不大,因此急于加强阎锡山派在天津报界的力量。有人向他报告说:“在报界很出名的张友渔,就是山西省的那个张象鼎,现在是《泰晤士晚报》的总编辑。”南桂馨听了非